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
第二十回 膺寄托美優伶仗義 嚴禁例老中堂敬神

看官，你道哭的是誰？原來就是孫大個。當日他哭得夠了，芷秋也止住笑從裡邊走出。王恩潼聽不慣孫大個的喇叭嗓子，早已告辭而去。這裡不但香萍、嵩如莫明其妙，絢雲也摸不著頭腦，只睜著一雙黑白分明的秋水眼睛，望著大個出神。香萍覺得他那明艷的神情比在戲台上加倍出色，也對著絢雲出神。只聽孫大個道：「兄弟，你待我真不錯，我今天要同你分手了。」絢雲道：「大哥，好端端的到三慶班打炮，怎麼鬧出這個光景？」大個道：「哎！不用說了，我算曉得戲飯難吃了！自古道，大丈夫見陣莫入，人陣莫退。我孫某也是頂天立地的一個大丈夫，功名不成才想唱戲。不料又弄出不好來。京裡是不能再混，我決意到外頭去搭班，定要歷練成一個名角，同程長庚一般，才算好小子。我明天就走，不能如意誓死不歸。只有一件事卻要負累兄弟你。咱兩人既相好，你也必不推辭。我卻不是向你借盤費。」絢雲道：「大哥有什麼話只管請說。」大個道：「我的家眷，不能帶了同行，只好累兄弟替我照應。但我一去不定一年半年，三年五年，十年二十年，甚至於一輩子還回不來。兄弟未免擔負太重些，所以我有一點羞口難言。」絢雲道：「這是什麼要緊的事，大哥只管放心出京。你家裡日用一切，都有我呢！」大個聽了，爬在地下把頭磕得登登的響。芷秋不覺又笑起來，卻怕大個臉上下不去，忙把手絹兒掩了自己的嘴。香萍歎息道：「義哉王郎，不使古人專美於前矣。」大個道：「兄弟這份恩典，哥哥今生報答不來，等死到閻王爺殿下，向他央求來生變驢變馬、變貓變狗也要報答的。」絢雲跪著道：「既是相好的朋友，何必說這樣話？」遂一同站起。絢雲還要問他今日演戲的情形，大個早把腳一跺，道聲：「全仗！」竟自去了。絢雲問芷秋道：「他今天到底怎麼砸的？」芷秋道：「今天我邀了幾個熟人給他捧場。他還沒有上場，恰巧我有事走了。我回到館子裡，人們才對我說，他在前台唱不出來，吃小鬼拉下去的。我也猜摸不出是怎麼一回事。後來散了戲，徐蝶仙老闆才告訴道：『他的花樣多了。今日給他派了一出《跑坡》，是小道士的王三姐。他走到場門口，打鼓的給他打的緊長錘。他這一出，是同四喜班裡的人學的，不懂三慶的路子，站在門簾內只叫『錯了錯了，我唱倒板』。那打鼓的陰他，裝作聽不見，依舊打他的。緩了好幾次鑼鼓，他總不出台。大老闆有了氣，走過來罵道：『你是死唱戲的嗎？』只一脚把他從門簾裡踹了出去。捧場人見他出來，叫了一聲好，他心裡慌上加慌，舉著根馬鞭子在那裡轉磨。鑼鼓切住，笛子響了，他總不唱一句，聽戲的一齊大笑。大老闆道：『這還唱什麼勁兒？』叫小道士趕緊卸頭，吩咐快找小花臉墊《定計化緣》，另扮個小鬼上去，把這個血樵棍揪下來。他正在要命的當口，到小鬼出現，來了個活捉薛平貴，一條勾命鎖把他套進戲房，他算得了活命。他走到祖師爺面前，磕了三個頭算是辭行，一溜煙跑了。我因為你是原來熟人，他砸了鍋關乎你的情面，所以趕來告訴你。不想他來了。他和我相好在先，方才竟會沒有理我，想是他急昏了。要不然，我也並沒有虧待他，斷不能單向著你托妻寄子。」有個跟包人在旁道：「這個混孫不是正經胚子，大爺竟可不再理他，他的老婆孩子也不用管。常言道的好，『一頓飯養恩人，千頓飯養仇人。』終久弄不出好來。」絢雲道：「這不像話。我既應了他，哪有翻悔的道理？一言既出，驛馬難追。我雖唱旦，到底是個丈夫。」香萍贊不絕口。嵩如素不甚喜絢雲，此時也感歎不已道：「好義氣。這才是朋友呢！」絢雲為了孫大個揮了這頓酒席，倒向李、謝二人再三道歉，著實慙慙。當下這幾個人又說了一回閒話，散去，已是夜闌人靜月到天空。芷秋回他的麗華堂，香萍、嵩如也不僱車，只趁著月色緩步而行。

嵩如道：「絢雲的脾氣雖傲一點兒，人倒是有血性的。今日這件事，比方萬藕齡待陳子鶴也差不多。」香萍道：「萬藕齡怎麼待陳子鶴，我還不大詳細。」嵩如道：「藕齡與子鶴是同盟兄弟。子鶴因肅順事問了充發，同鄉官不敢招惹，怕受拖累。藕齡留他在家住了一夜，備辦盤費送他起身。那時言路的人正在搜羅肅黨，藕齡全不在意。這也總算義舉。這是藕齡的同鄉親戚蔡梅庵向我講的。」香萍道：「梅庵我也見過，只沒有細談。聽說很會作詩，也講氣節，不知究竟如何？」嵩如道：「梅庵脾氣太怪。無論談古今，無論談學問，以至品評優伶，總得他先說好方許你說好。若是你先說好他就惱了。他又輕易不說人好，大有不樂道人之善的意思。那番稱述藕齡也是一時高興。」香萍道：「這卻不是載福之器。」嵩如道：「他拂人之興的事情很多，比如你聽戲愛聽餘三勝，他便問你為什麼不聽程長庚？甚至於當著一個人挑剔三勝的戲唱得不好。你若問他為什麼左袒長庚？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來。要是換一個人贊美長庚，他又要故持異論。總之他是有意搗亂，招人見怪罷了。」香萍道：「這卻使不得。這樣人的立心行事，大概自以為主持公道，其實是公道全無，只見其偏激而已。有了學問還不失為器小之君子，沒有學問便是個混帳小人。」嵩如道：「通論，妙論。但梅庵總還是個器小之君子。」香萍道：「梅庵的官印是不是蔡殿齊？」嵩如道：「他榜名是這兩個字，如今改作蔡壽祺了。就是萬尚書先前也不叫作萬青藜，他的本名叫作萬人炳。他家的派名是『人本中和秀』。」香萍道：「士大夫改名也是常事。曾中堂本來也不是這個名字。」嵩如道：「是的。曾中堂本名子城，朱文定公士彥精幹風鑒，說他是極貴之相，可惜這個名字和他的相貌犯土水的刑克，因此改名國藩，不用那個土字旁。看到今日，文定的相人術總算不差。」香萍道：「你方才說王絢雲的血性可比萬尚書，依我看來是有過之無不及。萬尚書一來是讀書之人，二來和陳孚恩是同鄉。絢雲既是伶人，又同那姓孫的萍水之交，能夠這樣慷慨，真不容易。」嵩如道：「這是你愛憎之口，不無偏見，不能向萬氏子孫說的。」香萍道：「雖不能告之萬氏子孫，將來王氏子孫若聽了這番議論，定要高興十倍。只那姓孫的舉動輕易，未免有些可笑。」嵩如道：「他若從此動心忍性，日後也未必不成個名伶。這小小閃失也不足為一生之玷。」香萍道：「這也是通論，妙論。」兩個行至半途分手各歸。

香萍回至會館，只見月色滿庭、清光似水。他捨不得就寢，叫長班沏了一壺香茗，坐在案上對著孤燈，取過幾本舊書翻閱。忽見書中夾著一張舊字紙。取來看時原來是張亨甫作的《王郎曲》，是從他詩集中錄出的。香萍吟哦了一遍，歎道：「人都道亨甫先生溺情聲色，其實他這一種的筆墨，不過為一班淪落人才發些感慨而已。這個王郎不知是誰？他這詩開首便道：『天下三分月，二分在揚州，一分在王郎之眉頭。』篇中又道：『或言揚州兒，不如揚州女。』這王郎當然是揚州人了。又道：『往年王紫稼，見汝恐不如。』說得王郎如此的佳妙。依我看，今日的王絢雲，又未必不勝於他稱贊的王郎！我自入京以來，燕台名旦不知見了多少？我醉心的只有一個絢雲。我聽戲雖不算多，卻也不少，除了自作主人聽了一次春台，朋友約我聽了一回小班，還有絢雲告假不唱的日子，其餘總是四喜。茶裡飯裡、睡裡夢裡總有一個王絢雲的影子，好像墜在網裡重重縛住，休想離得開他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我想絢雲這個人，聰明絕頂，天生美才，要是他生在好人家，有父親教誨，少年科第也是常事。為什麼老天偏偏叫他生在梨園行的人家？一朵亭亭淨蓮，落在污泥裡，實在可惜的很。但他要不是個優伶，我們何從和他見面？也許是老天特地要顯他的美才，才叫他落在梨園裡紅氍毹上，千萬人可以瞻仰他的色相。我呢，少年時的文名也還不弱，要是福命好，舉人進士唾手可得。如今這班同學，先我而死的固然不少，比我闊的也實在多的多。我只就了一個典史，還要饑來騙人四方奔走。把今日的王絢雲比著我，雖說同是天涯淪落人，他還強的多呢！」最後想到他自己的詩話，將來總要脫稿的。「不免給絢雲揄揚一番，好叫他名垂不朽。那首《彩菱篇》也要敘在裡面，只那首詩是偶爾興到之作，不甚工穩，寫在上面未免壞了我的詩名，還要重作一篇才好。」他剔了剔燈，搥管沉思。說也奇怪，他心中好像有一件事橫梗著，想了半天，一個字也寫不出。只把那首《王郎曲》抄了一遍。剛剛抄完，忽地起了一陣風，蕭蕭瑟瑟的樹葉打在窗上直響。開門看時，月光不見變了陰天，只覺寒氣侵入，趕緊回進去，解衣就寢倒在床上。精神恍惚，把絢雲上台的態度，私下的丰神，並那對待孫大個的義氣，仔細揣摩了一番。窗戶上透進白色，天已明瞭。索性披衣起來叫進長班，把抄就的《王郎曲》給絢雲送去。重複上床，心裡安靜了許多，不覺沉沉睡去。

一覺醒來，睜眼見一個人坐在那裡翻他案上的書，定神一看，卻是謝嵩如。慌忙起身，見禮畢，說了些閒話。長班進來說：「王老闆把那字兒收了。」嵩如問是什麼字兒？香萍對他告知備細。

嵩如道：「亨甫的遺集，我還不曾見過。」香萍道：「他的集子，是孔慶衢所刻，起嘉慶丁丑，迄嘉慶辛丑，首尾共二十五年。詩倒收的也還完備，可惜校對不精，錯字極多，辜負作者苦心不少。這《王郎曲》也是佳作，可與吳梅村的《王郎曲》並傳

的。」嵩如道：「王紫稼雖遭焚琴煮鶴之慘，但有了梅村、芝麓幾位先生這些篇什，極力的表彰，也可以死而無憾。這個王郎，有亨甫這篇詩，也算值得，卻又未遭橫天，福分比紫稼更強。王絢雲和你相好一場，你的詩才是個必傳的，他未必不附驥尾而名益彰。也不枉了！」香萍道：「千古只有文人最能操縱人身後的名譽。項王鴻門不敢殺高祖，何其儒也。動輒坑秦降卒，何其暴也。關侯在許都獵中便要殺曹操，是何等膽勇！獲於禁軍馬數萬，不加誅戮，反因他弄得軍糧乏絕。這件事，《吳志》和《通鑑》都有的，是何等仁慈！比起項王，似覺強的多。後人讀史，反覺項王人材在關侯之上，就是司馬子長和陳承祚毀譽不同之故。」嵩如道：「我說戲子，你論英雄，擬人未免不倫。」香萍道：「你豈不聞英雄兒女各千秋嗎？」嵩如道：「壯繆名震流俗，文人卻不甚稱道。」香萍道：「也不盡然。杜工部的『湘西不聞歸關羽，又孰與關張並』，李義山的『關張無命欲何如』，杜牧之的『矯矯雲長勇』，蘇東坡的『定如髯羽便超群』，陸放翁的『關羽張飛死可傷』，顧亭林的『君如關羽弟』，都是贊美壯繆之詞。那郝陵川、方正學、孫沙溪、王■(yan)州、唐荊川，都作過《關廟碑記》、《漁洋筆記》。算漢末至大至剛的人物，也稱及壯繆。難道這數公還算不得文人嗎？若論壯繆一生，實在是個英雄。後人動輒把他老人家同岳忠武比較。兩公的心事本是不大相遠，史官於關太抑，於岳太揚，不甚公允。至於忠武力攘外夷，為的天下之公；壯繆只忠於昭然，不過一人之私。似乎忠武為勝，但也是時勢不同之故。二公正如禹稷、顏回，易地皆然。忠武始終不敗，壯繆多半無功，也未必不似衛青、李廣？依我看，忠武一生占了一個正字，壯繆一生占了一個奇字。千載之下，何必強分優劣？這都是那些假冒名士的先生們，怕人說他看演義聽雜劇，才有這種論調。要知《三國演義》的關侯，後半截實在寫得不好，只比李逵強些罷了。」嵩如道：「你的議論也不甚確實，只你的口才和你記問之學，真不可及。你說演義寫壯繆不好，那金唱批的卻都是好話。只我細看史冊，壯繆一生，可為後世法則之處卻是不多。」香萍道：「壯繆交友立萬世之極。人生不能不交朋友，若能師法壯繆的義氣，個個都是交道中的聖賢。就連王絢雲待那姓孫的這番義俠，也是北方家家崇祀關帝的效驗。你怎說壯繆無足師法？《三國演義》是毛序始批的，金人瑞只作了一篇序，不是他的批注。壯繆的義字，也沒發揮至極。」嵩如道：「這句話我駁你不動。但關帝是祀典正神，優人供奉難道不算褻瀆？」香萍道：「壯繆義氣充塞天地，人人都該供奉，就是強盜也畫個三義神像。況乎伶人比強盜，終覺稍勝。我輩但取其有重義之心而已，何分貴賤？你既不服壯繆，更不必替他老人家考論祀典。依我看，壯繆倒不曾受優人褻瀆，那古來名賢受優人褻瀆最是不堪的，要算包希仁。好端端的一個人，搽他一臉黑顏色，做的事慘無人道。那劉姪、劉陳世美，雖到都張湯亦不至於如此。與史書所書，相去甚遠，真正可恨。除了包公之外，還有莊子，也被伶人罵得太苦。那出《蝴蝶夢》，真豈有此理。」嵩如道：「那是莊子作書毀謗堯舜孔子的報應。」香萍道：「《莊子》是一部精粹的子書，所以佛道之徒認《莊子》是通明禪，豈可厚非。」嵩如道：「談禪，我是外行。」香萍道：「說到《蝴蝶夢》，我倒想起一副對子來，是『八千觴秋月春風盡消磨蝴蝶夢中琵琶弦上；百五副金樽檀板都付與桃花扇底燕子燈前。』是戲台柱聯的佳制。」嵩如道：「這副對聯，是西河沿正乙祠裡台上的，還與慶樂園的那副柱聯異曲同工。那副對子是『大千秋色在肩頭看遍翠暖珠重遊香瞻部；十萬春花如夢裡記得了歌甲舞曾醉崑崙』，要算得芬芳悱惻，感均玩豔。有人說是吳梅村的手筆，也有人說是朱竹詒作的。從前楊掌生先生卻是認為吳作，決不是朱十的口脛。細究二公的身世，掌生先生的話倒有些見解。我出的那八個字考語，也是本之於掌生先生。只那副正乙祠的柱聯，不知是誰作的。」

兩人談得甚暢。時已正午，長班開上飯來，香萍便留嵩如吃了。飯罷，香萍要拉嵩如去聽王絢雲的戲，嵩如道：「不行，今日工部侍郎明善家請客，絢雲有外串，戲園中一定告假。」香萍不聽，一定要到戲園看看。嵩如托故走了。

香萍一人來至大柵欄，還沒跨進戲園的大門，望見絢雲自園裡出來，即停住腳步。絢雲笑臉相迎，先謝了他送字的那番感情，然後說道：「我今日有秦老衡衡的外串，所以戲碼提前，已經完了事兒了。咱改日見。」遂跳上了車，趕車的虛晃一鞭，那匹大青驃飛馳而去。香萍站在那裡，望不見車子，才快快而歸。

絢雲到得明宅，見過文索，走入後台。那日明宅定的三慶全包。鑼鼓喧天，好不熱鬧。

絢雲演過之後，便是程大老闆的《戰長沙》。四個小卒，拿著月華旗，走到台口擋住。那旗又方又大，如同擋幕一般。少時閃開，程長庚已立在台上，頭戴青巾，身穿綠袍，把袍袖一抖，露出赤面美髯的一副關帝面孔。只聽他口中念道：「赤人赤馬秉赤心，青龍偃月破黃巾。蒼天若助三分力，扭轉漢室錦乾坤。」身軀高大，聲若洪鐘，真似壯繆復生。嚇得滿場人無不凜然。大學士周祖培，坐在首席，早已面目更色，神魂飛越，站起身來，拱手而立。若不是怕失了觀瞻，只怕也如米喜子看見陳老蓮的畫像一般，要磕頭的了。一劇未終，周中堂忙忙的向主人告辭。明家父子覺著他神色不安，也不挽留。

當日周中堂回至私第，即將幾個做巡城御史的门生、同鄉喚來，吩咐道：「關聖乃祀聖正神，佑民護國，文昌帝君所頒金科玉律雲：有出資建關武廟者，二千七百功。可見關聖是褻瀆不得。況久奉明令，禁止優人扮演。近日伶人，竟有違禁擅演的。爾等所司何事？」眾人回答不出。內有一人道：「目下只有程長庚偶而在堂會演唱，戲園只每歲唱兩次，所以不曾干預。」周中堂道：「唱一次也算違禁。你們快去嚴辦！」眾人應諾而退。

過了數日，果然出了告示，禁止扮演關戲。